

简体字本二十六史

魏书



● 吉林人民出版社

魏书

卷四二——卷八九



〔北齐〕魏收撰

仲伟民等标点

魏书卷四二 列传第三〇

薛辩 寇赞 郗范 韩秀 尧暄

薛辩，字允白，其先自蜀徙于河东之汾阴，因家焉。祖陶，与薛祖、薛落等分统部众，故世号三薛。父强，复代领部落，而祖、落子孙微劣，强遂总摄三营。善绥抚，为民所归，历石虎、苻坚，常凭河自固。仕姚兴为镇东将军，入为尚书。强卒，辩复袭统其营。为兴尚书郎、建威将军、河北太守。辩稍骄傲，颇失民心。刘裕平姚泓，辩举营降裕，司马德宗拜为宁朔将军、平阳太守，及裕失长安，辩来归国，仍立功于河际，太宗授平西将军、雍州刺史，赐爵汾限侯。泰常七年卒于位，年四十四。

子谨，字法顺。容貌魁伟，颇览史传。刘裕擒泓，辟相府行参军，随裕渡江。寻转记室参军。辩将归国，密使报谨，遂自彭城来奔。朝廷嘉之，授河东太守。后袭爵平西将军、汾阴侯。谨所治与屈丐连接，结士抗敌，甚有威惠。始光中，世祖诏奚斤讨赫连昌，敕谨领偏师前锋乡导。既克蒲坂，世祖以新旧之民并为一郡，谨仍为太守，迁秦州刺史，将军如故。山胡白龙凭险作逆，世祖诏镇南将军奚眷与谨自太平北入，讨平之。除安西将军、涪陵公，刺史如故。太延初，征吐没骨，平之。谨自郡迁州，威惠兼备，风化大行。时兵荒之后，儒雅道息。谨命立庠，教以诗书，三农之暇，悉令受业，躬巡邑里，亲加考试。于是河汾之地，儒道兴焉。真君元年，征还京师，除内都坐

大官。五年，为都将，从驾北讨。以后期，与中山王辰等斩于都南，时年四十四。寻赠镇西将军、秦雍二州刺史，谥曰元公。

长子初古拔，一曰车辂拔，本名洪祚，世祖赐名。沉毅有器识，年始弱冠，司徒崔浩见而奇之。真君中，盖吴扰动关右，薛永宗屯据河侧，世祖南亲讨之。乃诏拔纠合宗乡，壁于河际二寇往来之路。事平，除中散，赐爵永康侯。世祖南讨，以拔为都将，从驾临江而还。又共陆真讨反氏仇偃檀、强免生，平之。皇兴三年，除散骑常侍。尚西河长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。其年，拔族叔刘彧徐州刺史安都据城归顺，敕拔诣彭城劳迎。除冠军将军、南豫州刺史。延兴二年，除镇西大将军、开府，进爵平阳公。三年，拔与南兖州刺史游明根、南阳平太守许含等，以治民著称，征诣京师。显祖亲自劳勉，复令还州。太和六年，改爵为河东公。八年三月，诏拔入朝，暴病卒，年五十八，赠左光禄大夫，谥曰康。

长子胤，字宁宗。少有父风。弱冠，拜中散，袭爵镇西大将军、河东公，除悬瓠镇将。萧赜遣将寇边，诏胤为都将，与穆亮等拒于淮上。寻授持节义阳道都督。十四年，文明太后公除，高祖诏诸刺史、镇将曾经近侍者，皆听赴阙，胤随例入朝。属开革五等，降公为侯。十七年，高祖南讨，诏赵郡王干、司空穆亮为西道都督。时干年少，未涉军旅。高祖乃除胤假节，假平南将军，为干副军。行达袁父，以萧赜死，班师。又为都将，共讨秦州反，败支酉，疑生擒斩之。除立忠将军、河北太守。郡带山河，路多盗贼。有韩马两姓，各二千余家，恃强凭险，最为狡害，劫掠道路，侵暴乡闾。胤至郡之日，即收其奸魁二十余人，一时戮之。于是群盗慑气，郡中清肃。二十三年秋，遇疾，卒于郡，时年四十四，谥曰敬。

子裔，字豫孙，袭爵。性豪爽，盛营园宅，宾客声伎，以姿嬉游。历尚书左外兵郎，左军将军。迁征虏将军、中散大夫。出为洛州刺史。卒，赠平西将军、岐州刺史。

子孝绅，袭爵。稍迁前将军、太中大夫。孝绅立行险薄，坐事为河南尹元世俊所劾，死。后赠征西将军、华州刺史。

胤弟□，字崇业。广平王怀□□令、汝阴太守。

子修仁，司空行参军。

修仁弟玄景，陈留太守。

拔弟洪隆，字菩提。解褐阳平王国常侍，稍迁河东太守。

长子骠驹，好读书。举秀才，除中书博士。太和九年，萧赧使至，乃诏骠驹兼主客郎以接之。十年秋，遇疾卒，时年三十五。赠宁朔将军、河东太守，谥曰宣。

长子庆之，字庆集。颇以学业闻。解褐奉朝请。领侍御史，迁廷尉丞。廷尉寺邻接北城，曾复日于寺傍执得一狐。庆之与廷尉正博陵崔纂，或以城狐狡害，宜速杀之；或以长育之月，宜待秋分。二卿裴延俊、袁翻互有同异。虽曰戏谑，词义可观，事传于世。转尚书郎、兼尚书左丞。为并、肆行台，赐爵龙丘子，行并州事。迁征虏将军、沧州刺史，为葛荣攻围，城陷，寻患卒。后赠右将军、华州刺史。

庆之弟英集，性通率。随舅李崇在扬州积年，以军功历司徒铠曹参军，稍迁治书侍御史、通直散骑常侍。卒。

骠驹弟凤子。自徙都洛邑，凤子兄弟移属华州河西郡焉。太和二年，为太子詹事丞、本州中正。世宗登阼，转太尉府铠曹参军，稍迁治书侍御史。正始初，为持节、征义阳军司，还京，其年秋卒，时年四十九。赠陵江将军、光城太守。

凤子弟骥奴，州主簿。

洪隆弟破胡，州治中别驾。稍迁河东太守、征仇池都将。有六子。

长子聪，字延智。有世誉。累迁治书侍御史、直阁将军，为高祖所知。世宗践阼，除辅国将军、齐州刺史。卒于州。赠征虏将军、华州刺史。

长子景茂，司州记室从事、猗氏令。早卒。

景茂弟孝通，颇有文学。永安中，中尉高道穆引为御史。历中书舍人、中书侍郎、常山太守。遇恶疾而卒。

聪弟道智，尚书郎。卒。

子长瑜，天平中，为征东将军、洛州刺史，击贼潼关，没于陈。赠都督冀定太三州诸军事、车骑将军、冀州刺史。

道智弟仙智，郡功曹。

仙智弟县贤，卒于国子博士。

小子景渊，尚书左民郎。

县贤弟和，字导穆。解褐大将军刘昶府行参军。转司空长流参军，除太尉府主簿，迁谏议大夫。永平四年正月，山贼刘龙驹扰乱夏州。诏和发汾、华、东秦、夏四州之众讨龙驹，平之。和因表立东夏州，世宗从之。又行正平、颍川二郡事，除通直散骑常侍。萧衍遣将张齐寇晋寿，诏和兼尚书左丞，为西道行台，节度都督传竖眼诸军，大破齐军。正光初，除左将军、南青州刺史。卒于州，年五十五。赠安北将军、瀛州刺史。

长子元信，武定末，中军将军、仪同开府长史。

和弟季令，奉朝请。

破胡弟破氏，为本州别驾，早卒。四子。

长子敬贤，为巨鹿太守。

破氏弟积善，为中书博士、临淮王提友。

子隆宗，太原太守。

寇赞，字奉国。上谷人，困难徙冯翊万年。父修之，字延期，苻坚东莱太守。赞弟谦之，有道术，世祖敬重之，故追赠修之安西将军、秦州刺史、冯翊公，赐命服，谥曰哀公，诏秦雍二州为立碑于墓。又赠修之母为冯翊夫人。及宗从追赠太守、县令、侯、子、男者十六人，其临民者七郡五县。

赞少以清素知名，身長八尺，姿容严凝，非礼不动。苻坚仆射韦华，州里高达，虽年时有异，恒以风味相待。华为冯翊太守，召为功曹，后除襄邑令。姚泓灭，秦雍人千有余家推赞为主，归顺。拜绥远将军、魏郡太守。其后，秦雍之民来奔河南、荥阳、河内者户至万数，拜赞安远将军、南雍州刺史、軹县侯，治于洛阳，立雍州之郡县以抚

之。由是流民襁负自远而至，叁倍于前。赐赞爵河南公，加安南将军，领护南蛮校尉，仍刺史，分洛豫二州之侨郡以益之。

虽位高爵重，而接待不倦。初，赞之未贵也，尝从相者唐文相，文曰：“君额上黑子入帻，位当至方伯封公。”及贵也，文以民礼拜谒，仍曰：“明公忆民畴昔之言乎？尔日但知公当贵，然不能自知得为州民也。”赞曰：“往时卿言杜琼不得官长，人咸谓不然。及琼被选为周盭令，卿犹言相中不见，而琼果以暴疾，未拜而终。昔魏舒见主人儿死，自知已必至公，吾常以卿言琼之验，亦复不息此望也。”乃赐文衣服、良马。

赞在州十七年，甚获公私之誉，年老，表求致仕。真君九年卒，年八十六。遗令薄葬，敛以时服。世祖悼惜之，谥曰宣穆。

长子元宝，袭爵。为豫州别驾，兴安元年卒，赠安南将军，豫州刺史。

子祖，袭爵。高祖时，为安南将军、东徐州刺史。卒。

子灵孙，袭。赭阳太守。

元宝弟虎皮，有才器。本县令。

虎皮弟臻，字仙胜。年十二，遭父忧，居丧以孝称。轻财好士，显祖末，为中川太守。时冯熙为洛州刺史，政号贪虐。仙胜微能附之，甚得其意。转弘农太守。后以母老，屡求解任，久乃从之。高祖初，母忧未阕，以恒农大盗张烦等贼害良善，征为都将，与荆州刺史公孙初头等追擒之。拜振武将军、比阳镇将，有威惠之称。迁建威将军、郢州刺史。及高祖南迁，郢州地为王畿，除弘农太守。坐受纳，为御史所弹，遂废。卒于家。

长子祖训，顺阳太守。

祖训弟治，字祖礼。自洛阳令稍迁镇远将军、东荆州刺史。代下之后，蛮民以刺史酈道元峻刻，请治为刺史。朝议以边民宜悦，乃以治代道元，进号征虏将军。坐遣戍兵送道元，免官。治兄弟并孝友敦穆，白首同居。父亡虽久，而犹于平生所处堂宇。备设帟帐几杖，以时节开堂列拜，垂泪陈荐，若宗庙然，吉凶之事必先启告，远

出行反亦如之。治，世宗末，迁前将军、河州刺史。在任数年，遇却铁匆反，又为城民诣都列其贪状十六条。会赦免。久之，兼廷尉卿，又兼尚书。畏避势家，承颜侯色，不能有所执据。寻迁金紫光禄大夫。是时，蛮反于三鸦，治为都督追讨，战没。赠持节、都督雍华岐三州诸军事、卫大将军、七兵尚书、雍州刺史、昌平男。

治弟弥，兼尚书郎。为城阳王征所亲待。永安末，徽避尔朱兆脱身南走，归命于弥。弥不纳，遣人加害，时论深责之。后没关西。

治长子肱之，字长明。自直后、奉朝请，再迁镇远将军、谏议大夫，仍直后。建义中，出除冠军将军、东荆州刺史，兼尚书，为荆郢行台。代迁，除征虏将军。普泰中，袭爵，又为东荆州刺史。永熙中，镇东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。武定四年卒，年五十八。

郗范，字世则，小名记祖，范阳涿鹿人。祖绍，慕容宝濮阳太守。太祖定中山，以郡迎降，授兖州监军。父嵩，天水太守。范世祖时，给事东宫。高宗践祚，追录先朝旧勋，赐爵永宁男，加宁远将军。以治礼郎奉迁世祖、恭宗神主于太庙，进爵为子。

征南大将军慕容白曜南征，范为左司马。师次无盐，刘彧戍主申纂凭城拒守。识者金以攻具未周，不宜便进。范曰：“今轻军远袭，深入敌境，无宜淹留，久稽机候。且纂必以我军来速，不去攻守，谓方城可凭，弱卒可恃，此天亡之时也。今若外潜威形，内整戎旅，密厉将士，出其非意，可一攻而克之。”白曜曰：“一日纵敌，数世之患。今若舒迟，民心固矣。司马之策是也。”遂潜军伪退，示以不攻。纂果不设备，于是即夜部分，旦便腾城，崇朝而克。白曜将尽以其人为军实。范曰：“齐四履之地，世号‘东秦’，不远为经略，恐未可定也。今皇威始被，民未沾泽，连城有怀贰之将，比邑有拒守之夫。宜先信义，示之轨物，然后民心可怀，二州可定。”白曜曰：“此良策也。”乃免之。进次肥城，白曜将攻之。范曰：“肥城虽小，攻则淹日，得之无益军声，失之有损威势，且见无盐之卒，死者涂炭，成败之机，足为鉴矣。若飞书告喻，可不攻自伏，纵其不降，亦当逃散。”白曜乃以书

晓之，肥城果溃。白曜目范于众曰：“此行也，得卿，三齐不足定矣。”

军达升城，刘彧太原太守房崇吉弃母妻东走。彧青州刺史沈文秀遣其宁朔将军张元孙奉笈归款，请军接援。白曜将遣偏师赴之。范曰：“桑梓之恋，有怀同德。文秀家在江南，青土无坟柏之累。拥众数万，劲甲坚城，强则拒战，势屈则走。师未逼之，朝夕无患，竟何所畏，已求援军？且观其使，词烦而颜愧，视下而志怯，币厚言甘，诱我也。若不远图，惧亏军势。既进无所取，退逼强敌，羝羊触藩，羸角之谓。未若先守历城，平盘阳，下梁邹，克乐陵，然后方轨连镳，扬旌直进，何患不壶浆路左以迎明公者哉！”白曜曰：“卿前后纳策，皆不失衷。今日之算，吾所不取。何者？道固孤城，裁能自守；盘阳诸戍，势不野战；文秀必克殄，意在先诚。天与不取，后悔何及。”范曰：短见犹谓不虚。历城足食足兵，非一朝可拔。文秀既据东阳为诸城根本，多遣军则历城之固不立，少遣众则无以惧敌心。脱文秀还叛，闭门拒守，偏师在前为其所挫，梁邹诸城追击其后，文秀身率大军，必相乘迫。腹背受敌，进退无途，虽有韩、白，恐无全理。愿更思审。勿入贼计中。”白曜乃止。遂表范为青州刺史以抚新民。后进爵为侯，加冠军将军，迁尚书右丞。后除平东将军、青州刺史，假范阳公。

范前解州还京也。夜梦阴毛拂踝。他日说之。时齐人有占梦者曰史武，进云：“豪盛于齐下矣。使君临抚东秦，道光海岱，必当重牧全齐，再祿营丘矣。”范笑而答曰：“吾将为卿必验此梦。”果如其言。是时，镇将元伊利表范与外贼交通。高祖诏范曰：“卿身非功旧，位无重班，所以超迁显爵，任居方夏者，正以勤能致远。虽外无殊效，亦未有负时之愆；而镇将伊利妄生奸挠，表卿造船市玉，与外贼交通。规陷卿罪，窥觎州任。有司推验，虚实自显，有罪者今伏其辜矣。卿其明为算略，勿复怀疑。待卿别犯，处刑及鞭，今恕刑罢鞭，止罚五十。卿宜克循，绥辑边服，称朕意也。”还朝，年六十二，卒于京师。谥曰穆。范五子，道元在《酷吏传》。

道元第四弟道慎，字善季。涉历史传，有干略。自奉朝请，迁尚书二千石郎中，加威远将军，为汉川行台，迎接降款。以功除员外常

侍，领郎中。转辅国将军、骁骑将军。出为正平太守，治有能名。迁长乐相。正光五年卒，年三十八。赠后将军、平州刺史。

子中，字伯伟。武定初，司徒刑狱参军。

道慎弟约，字善礼。起家奉朝请，再迁冠军将军、司徒咨议参军。朴质迟钝，颇爱琴书，性多造请，好以荣利干谒，乞丐不已，多为人所笑弄，坎壈于世，不免饥寒。晚历东莱、鲁郡二郡太守，为政清静，吏民安之。年六十三，武定七年卒。

范弟神虎，尚书左民郎中。

神虎弟夔。子恽，字幼和，好学，有文才，尤长吏干。正光中，刺史裴延俊用为主簿，令其修起学校。举秀才，射策高第，为奉朝请。后延俊为讨胡行台尚书，引为行台郎。以招抚有称，除尚书外兵郎，仍行台郎。及延俊解还，行台长孙稚又引为行台郎，加征虏将军。恽颇兼武用，常以功名自许，每进计于稚，多见纳用。以功赏魏昌县开国子，邑三百户。恽在军，启求减身官爵为父请赠，诏赠夔征虏将军、安州刺史。恽后与唐州刺史崔元珍固守平阳。武泰中，尔朱荣称兵赴洛，恽与元珍不从其命，为荣行台郎中，樊高鹄所攻，城陷，被害，时年三十六，世咸痛惜之。所作文章，颇行于世。撰慕容氏书，不成。

子怀则，武定末，司空长流参军。

夔弟神期，中书博士。

神期弟显度，司州秀才、尚书库部郎。

韩秀，字白虎，昌黎人也。祖宰，慕容俊谒者仆射，父晒，皇始初归国，拜宣威将军、骑都尉。秀历吏任，稍迁尚书郎，赐爵遂昌子，拜广武将军。高宗称秀聪敏清辨，才任喉舌，遂命出纳王言，并掌机密。行幸游猎，随侍左右，

显祖践阼，转给事中，参征南赠慕容白曜军事。延兴中，尚书奏以敦煌一镇，介远西北，寇贼路冲，虑或不固，欲移就凉州。群官会议，金以为然。秀独谓非便，曰：“此蹙国之事，非辟土之宜。愚谓敦

之立，其来已久。虽土邻强寇，而兵人素习，纵有奸窃，不能为害。循常置戍，足以自全。进断北狄之觐途，退塞西夷之窥路。若徙就姑臧，虑人怀异意。或贪留重迁，情不愿徙，脱引寇内侵，深为国患。且敦煌去凉州及千余里，舍远就近，遥防有阙。一旦废罢，是启戎心，则夷狄交构，互相来往。恐丑徒协契，侵窃凉土及近诸戍，则关右荒扰，烽警不息，边役烦兴，艰难方甚。”乃从秀议。太和初，迁内侍长。后为平东将军、青州刺史，假渔阳公。在州数年，卒。子务，袭爵。

务，字道世。性端谨，有治干。初为中散，稍迁太子翊军校尉。时高祖南征，行梁州刺史杨灵珍谋叛。以务为统军，受都督李崇节度以讨灵珍。有战功，授后军长史，征赴行在所。还，迁长水校尉。景明初，假节行肆州事，转左中郎将、宁朔将军，试守常山郡。又为征蛮都督李崇司马。崇掇荡群蛮，除近畿之患，务有力焉。后除镇北府司马。初，试守常山。府解，复为平北长史。务颇有受纳，为御史中尉李平所劾，付廷尉。会赦免。后除龙骧将军、郢州刺史。务献七宝床、象牙席。诏曰：“晋武帝焚雉头裘，朕常嘉之。今务所献，亦此之流也。奇丽之物，有乖风素，可付其家人。”边人李旻、马道进等许杀萧衍黄坂戍主，率户来降。务信之，遣兵千余人迎接。户既不至，而诈表破贼，坐以免官。久之，拜冠军将军、太中大夫，进号左将军。神龟初卒。

尧暄，字辟邪，上党长子人也。本名钟葵，后赐为暄。祖僧赖，太祖平中山，与赵郡吕舍首来归国。

暄聪了，美容貌，为千人军将、东宫吏。高宗以其恭谨，擢为中散。奉使齐州，检平原镇将及长史贪暴事，推情诊理，皆得其实。除太尉中给事、兼北部曹事，后转南部，

太和中，迁南部尚书。于时始立三长，暄为东道十三州使，更比户籍。赐独车一乘，厩马四匹。时萧贲遣其将陈显达寇边，以暄为使持节、假中护军、都督南征诸军事、平阳公。军次许昌，会陈显达遁走，暄乃班师。暄前后从征及出使检察三十余许度，皆有克已奉

公之称。赏赐衣服二十具、采绢十匹、细绢千余段、奴婢十口，赐爵平阳伯。

及改置百官，授太仆卿。车驾南征，加安南将军，转大司农卿。太和十九年，卒于平城。高祖为之举哀，赠安北将军、相州刺史，赙帛七百匹。

初，暄使徐州，见州城楼观，嫌其华盛，乃令往往毁撤，由是后更损落。及高祖幸彭城，闻之曰：“暄犹可追斩。”

暄长子洪，袭爵。镇北府录事参军。

子桀，字永寿。元象中，开府仪同三司、乐城县开国公。

洪弟遵，伏波将军、河州冠军府长史、临逃太守。卒，赠龙骧将军，谥曰思。

遵弟荣，员外散骑侍郎。

子雄，字休武。元象中，仪同三司、豫州刺史、城平县开国公。

雄弟奋，字彦举。兴和中，骠骑将军、颍州刺史。

奋弟难宗，武定中，征西将军、南岐州刺史、征羌县开国伯。

吕舍既归国，从至京师，给赐田宅。

子方生，机识明辩，卒于主书郎。赠建武将军、定州刺史、高邑子，谥曰敬。

子受恩，为侍御中散，典宜官曹，累迁外都曹令，转北部给事、秦州刺史，卒于官。

史臣曰：薛辩、寇赞归身有道，并以款效见嘉。议敦煌得驭远之算。务武夫鄙诈，贡床饰宝，弃而不御，期乃人主之盛德。尧暄聪察奉公，以致名位，礼加存歿，有余荣矣。

魏书卷四三 列传第三一

严稜 毛脩之 唐和 刘休宾 房法寿

严稜，冯翊临晋人。遇乱，避地河南，刘裕以为广威将军、陈留太守，戍仓垣。泰常中，山阳公奚斤南讨，军至颍川，稜率文武五百人诣斤降，驿送稜朝太宗于冀州。嘉其诚款，拜平远将军，赐爵郃阳侯，假荆州刺史。随驾南讨，还为上客。及世祖践阼，以稜归化之功，除中山太守，有清廉之称，年九十，卒于家。

子雅玉，袭爵。真君中，诏雅玉副长安镇将元兰率众一万，迎汉川附化之民，入自斜谷，至甘亭。刘义隆梁州刺史王玄载遣将拒崮，路不得通，班师。太和二年，太仓令。五年，出为平南将军、东兖州刺史，假冯翊公。卒。

子昙，袭爵。

毛脩之，字敬文，荥阳阳武人也。父瑾，司马德宗梁秦二州刺史。刘裕之擒姚泓，留子义真镇长安，以脩之为司马。及赫连屈丐破义真于青泥，脩之被俘，遂没统万。世祖平赫连昌，获脩之，神麈中，以脩之领吴兵讨蠕蠕大檀，以功拜吴兵将军，领步兵校尉。

后从世祖征平凉有功，迁散骑常侍、前将军、光禄大夫。脩之能为南人饮食，手自煎调，多所适意。世祖亲待之，进太官尚书，赐爵南郡公，加冠军将军，常在太官，主进御膳。

从讨和龙，别破三堡，赐奴婢、牛羊。是时，诸军攻城，宿卫之士多在战陈，行宫人少。云中镇将朱修之，刘义隆故将也，时从在军，欲率吴兵谋为大逆，因入和龙，冀浮海南归。以告修之，修之不听，乃止。是日无修之，大变机作。朱修之遂亡奔冯文通。又以修之收三堡功多，迁特进、抚军大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，位次崔浩之下。

浩以其中国旧门，虽学不博洽，而犹涉猎书传，每推重之，与共论说。言次，遂及陈寿《三国志》有古良史之风，其所著述，文义典正，皆扬于王廷之言，微而显，婉而成章，班史以来，无及寿者。修之曰：“昔在蜀中，闻长老言，寿曾为诸葛亮门下书佐，被挝百下，故其论武侯云‘应变将略，非其所长’。浩乃与论曰：‘承祚之评亮，乃有故义过美之誉，案其迹也，不为负之，非挟恨之矣。何以云然？夫亮之相刘备，当九州鼎沸之会，英雄奋发之时，君臣相得，鱼水为喻，而不能与曹氏争天下，委弃荆州，退入巴蜀，诱夺刘璋，伪连孙氏，守穷崎岖之地，僭号边夷之间，此策之下者。可与赵他为偶，而以为管萧之亚匹，不亦过乎？谓寿贬亮，非为失实。且亮既据蜀，恃山峻之固，不达时宜，弗量势力。严威切法，控勒蜀人；矜才负能，高自矫举。欲以边夷之众，抗衡上国。出兵陇右，再攻祁山，一攻陈仓，疏迟失会，摧衄而反；后入秦川，不复攻城，更求野战。魏人知其意，闭垒坚守，以不战屈之。知穷势尽，愤结攻中，发病而死。由是言之，岂合古之善将，见可而进，知难而退者乎？’修之谓浩言为然。

太延二年，为外都大官。卒，谥曰恭。

公修之在南有四子，唯子法仁入国。高宗初，为金部尚书，袭爵。后转殿中尚书，加散骑常侍。法仁言声壮大，至于军旅田狩，唱呼处分，振于山谷。和平六年卒。赠征东大将军、南郡王，谥曰威。

长子猛虎，太安中，为东宫主书，转中舍人，又迁中散大夫。初袭爵，为散骑常侍。皇兴中，蠕蠕犯塞，从显祖讨之，有勇决之称。太和初卒，赠豫州刺史，谥曰康公。

子泰宝，袭爵。征虏长史。例降为侯。卒，

子乾佑，袭。

朱修之者，刘义隆司徒从事中郎。守滑台，安颍围之。其母在家，乳汁忽出。母号恸告家人曰：“我年老，非复有乳汁之时。今忽如此，儿必歿矣。”果以其日，为颍所擒。世祖善其固守，授以内职，以宗室女妻之。而佞巧轻薄，为人士所贱。为云中镇将。及入冯文通，文通送之江南。

唐和，字稚起，晋昌宜安人也。父繇，以凉土丧乱，民无所归，推陇西李皓于敦煌，以宁一州。李氏为沮渠蒙逊所灭，和与兄契携外甥李宝避难伊吾，招集民众二千余家，臣于蠕蠕。蠕蠕以契为伊吾王。

经二十年，和与契遣使来降，为蠕蠕所逼，遂拥部落至于高昌。蠕蠕遣部帅阿若率骑讨和。至白力城，和率骑五百先攻高昌，契与阿若战歿。和收余众，奔前部王国。时沮渠安周屯横截城，和攻拔之，斩安周兄子树，又克高宁、白力二城，斩其戍主。遣使表状，世祖嘉其诚款，屡赐和。

和后与前部王车伊洛击破安周，斩首三百。世祖遣成周公万度归讨焉耆，诏和与伊洛率所领赴度归。和奉诏，会度归喻下柳驴以东六城，因共击波居罗城，拔之。后同征龟兹，度归令和镇焉耆。时柳驴戍主乙真伽率诸胡将据城而叛，和领轻骑一百匹入其城，擒乙真伽，斩之，由是诸胡款附。西域克平，和有力也。

正平元年，和诣阙。世祖优宠之，待以上客。高宗以和归诚先朝，拜镇南将军、酒泉公。太安中，出为济州刺史，甚有称绩。征为内都大官，评决狱讼，不加捶楚，察疑获实者甚多，世以是称之。皇兴中卒，年六十七。赠征西大将军、太常卿、酒泉王，谥曰宣。

子钦，字孟直。中书学生，袭爵。太和中，拜镇南将军、长安镇副将。转陕州刺史，将军如故。后降爵为侯。二十年卒。

子景宣，袭爵。历并州城阳王微后军府长史，加中坚将军，迁东郡太守。普泰中卒。赠抚军将军、秦州刺史。

景宣弟季弼，武定中，沧州别驾。

契子玄达，性果毅，有父风。与叔父和归阙，具为上客。拜安西将军、晋昌公。显祖时，出为华州刺史，将军如故。杏城民盖平定聚众为逆，显祖遣给事杨钟葵击平定，不克而还，诏玄达讨平之。杏城民成赤李又聚党，自号为王，逼掠郡县，杀害百姓。玄达率骑二百，邀其狭路，击破之。叛民曹平原复聚为乱，玄达追击，悉平之。延兴三年，有罪免官。太和十六年，降爵为侯。卒。

子崇，字继祖，袭爵。盛乐太守。

崇弟兴业，定阳、阐熙二郡太守。

刘休宾，字处干，本平原人。祖昶，从慕容德度河，家于北海之都昌县。父奉伯，刘裕时北海太守。休宾少好学，有文才，兄弟六人，乘民、延和等皆有时誉。

休宾为刘彧虎贲中郎将，稍迁幽州刺史，镇梁邹。及慕容白曜军至升城，遣人说之，令降，休宾不从。刘彧龙骧将军崔灵延、行勃海郡房灵建等数十家皆入梁邹，兴举休宾为征虏、兖州。会刘彧遣使授休宾辅国将军、兖州刺史。

休宾妻，崔邪利女也，生一男，字文晔。崔氏先归宁在鲁郡，邪利之降也，文晔母子遂与俱入国。至是，白曜表请崔与文晔。既至，白曜以报休宾，又于北海执延和妻子，送至梁邹，巡视城下。休宾答白曜，许历城降，当即归顺，密遣兼主簿尹文达向历城，观国军形势。

文达诣白曜，诈言闻王临境，故来祗候。私谓白曜曰：“刘休宾父子兄弟，累郡连州，今若识运知机，束手归化，不审明王加何赏叙？”白曜曰：“休宾仕南，爵宠如此，今若不劳兵甲，望风自降者，非直处卿富贵，兼还其妇儿。休宾纵令不畏攻围，岂不怜其妻子也！今升城，卿自往见。”文达乃至升城，见休宾妻子。

文晔攀援文达，哭泣号咷，以爪发为信。文达回还，复经白曜，誓约而去。白曜曰：“卿是休宾耳目腹心，亲见其妻子，又知我众旅少多，善共量议，自求多福。”文达还见休宾，出其妻儿爪发，兼宣白

曜所言及国军形势，谓休宾曰：“升城已败，历城非朝则夕，公可早图之”。休宾抚爪发，泣涕曰：“妻子幽隔，谁不愍乎？吾荷南朝厚恩，受寄边任。今顾妻子而降，于臣节足乎？”然而密与其兄子闻慰议为降计。闻慰曰：“此故当文达诳诈耳。年常抄掠，岂有多军也？但可抚强兵，勤肃卫，方城狭峻，何为便生忧怯，示人以弱也。”

休宾又谓文达曰：“卿勿惮危苦，更为吾作一返，善观形势。”

于是遣文达偷道而出，令与白曜为期，刻日许送降款。文达既至，白曜喜曰：“非直休宾父子荷荣，城内贤豪，亦随人补授。卿便为梁邹城主。”以酒灌地，启告山河，曰：“若负休宾，使我三军覆没！”初，白曜之表取休宾妻子也，显祖以道固既叛，诏授休宾持节、平南将军、冀州刺史、平原公。至是，付文达诏策。文达还，谓休宾曰：“白曜信誓如此，公可早为决计。恐攻逼之后，降悔无由。”休宾于是告兄子闻慰曰：“事势可知，汝早作降书。”闻慰沉疑，固执不作，遂差本契。

白曜寻遣著作佐郎许赤虎夜至梁邹南门下，告城上人曰：“汝语刘休宾，可由遣文达频造仆射，许关降文，归诚大化，何得无信，违期不来？”于是门人唱告，城内悉知，遂相维持，欲降不得。皆云：“刘休宾父子，欲以我城内人易荣位也。”寻被攻逼，经冬至春。历城降，白曜遣道固子景业与文晔至城下，休宾知道固降，乃出请命。白曜送休宾及宿有名望者十余人，俱入代都为客，及立平齐郡，乃以梁邹民为怀宁县，休宾为县令。延兴二年卒。

文晔，有志尚，综览群书，轻财重义，太和中，坐从兄闻慰南叛，与二弟文颢、季友被徙北边。高祖特听还代。

高祖曾幸方山，文晔大言于路侧曰：“求见圣明，申宣久屈，”高祖遣尚书李冲宣诏问曰：“卿欲何言？听卿面自申尽。”于是引见。文晔对曰：“臣之陋族，出自平原，往因燕乱，流离河表，居齐以来，八十九载。真君十一年，世祖太武皇帝巡江之日，时年二岁，随外祖鲁郡太守崔邪利于邹山归国。邪利蒙赐四品，除广宁太守。以臣年小，